

DOI: 10.19333/j.mfkj.2017090160705

贵州施洞苗族服饰纹样的装饰艺术

张春娥^{1,2} 陈建辉¹ 周莉²

(1. 东华大学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上海 200051; 2. 西南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 重庆 400716)

摘要: 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对施洞一带的服饰纹样进行分类总结与分析。得出:施洞苗族服饰纹样主要用于女上装、织锦围腰及银饰,题材以动物纹和人形纹为主,辅以植物纹、几何纹和宗教纹,组织形式包括单独纹样、连续纹样和适合纹样,工艺手法包括当地特有的破线绣、苗族堆绣、锁绣及铸银等。施洞苗族服饰的纹样不仅体现了当地苗民技术与艺术高度统一的服饰艺术,更通过纹样不同形式的协调搭配和作为二次装饰的完美表现与深厚的历史底蕴,体现了其独特的装饰风格。

关键词: 贵州施洞; 苗族服饰; 服饰纹样; 装饰艺术

中图分类号: TS 941; 935.1 文献标志码: A

Study on the patterns of Miao's costumes in Shidong Guizhou

ZHANG Chun'e^{1,2}, CHEN Jianhui¹, ZHOU Li²

(1. College of Fashion and Design,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2. College of Textile and Gar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6, China)

Abstract: As the birthplace of Miao's culture in Guizhou, Shidong's costume culture is special with unique patterns.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a large number of local costumes after the patterns classificat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patterns mainly appeared on female suits, brocade waist and silvers, combined with animals, peoples, plants, geometric and religions. It also found that according to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the patterns can be grouped into individual patterns, continuous and suitable patterns. The techniques used to form patterns including local endemic split line stitch and Miao's barbola stitch, chain stitch. Patterns on Shidong Miao's costumes expressed not only local people's highly unified costume art combining technology with art, but also embodies its unique decoration style through coordination of different patterns, showing its perfect performance as second decoration and deep historical background.

Keywords: Shidong Guizhou; Miao's costume; costume pattern; decorative art

服饰纹样是渗透于生活的艺术^[1],民族服饰纹样是绘制在衣物上的图语,由于载体的特殊性,纹样作为一种图语有它自身的特点^[2]。对民族服饰纹样的研究,可进一步了解以服饰纹样为载体的民族艺术。贵州施洞,地处黔东南苗族腹地,为苗族文化的发源地,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

县最北部。历史上施洞一带一直为贵州苗族聚居的核心之地,因而催生出绚丽多姿的苗族文化和各种艺术形式。施洞一带的苗族,自称“Fangb Nangl”,汉语音为“方南”,属于贵州黔东南众多苗族支系中的一支,其服饰特色尤为突出。本文以其服饰纹样为切入点,以实地调研为基础,探讨贵州施洞地区苗族服饰纹样的分布、题材及工艺表现手法,从多角度分析施洞苗族服饰纹样的装饰艺术。

1 服饰纹样的分布

施洞苗族传统服饰及其制作技艺在苗族服饰文化中独树一帜,形成了独立的款式^[3]。清水江“施洞式”是施洞苗族的典型服饰,至今仍保留着古老

收稿日期: 2017-09-20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4YBJJ027);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XDJK2015C082); 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yjg173003)

第一作者简介: 张春娥, 讲师, 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服装设计方法论。E-mail: 18203036677@163.com。

的交襟群装型制和传统的制衣工艺^[4]。

施洞苗族服饰大致分为2种:节日盛装和日常装,这2种服饰纹样的分布部位和题材一致,主要在配饰及服装的搭配繁简上存在差异,其中尤以节日盛装的服饰搭配最为复杂,纹样涉及部位广,纹样种类繁多也最具代表性,其纹样的分布有其固定的形制。实地调研发现,施洞苗族服饰纹样在女装中主要分布于女上装、围腰、银饰、绑腿与女鞋,其中以女上装和织锦围腰最盛行也最具代表性。相较女装,男装为简,除了银腰带上铸有纹样,其他部位均无。男童女童的服饰纹样分布与成年男女基本相同,此外,在童帽及儿童背带上也存在装饰纹样。经观察发现,施洞苗族服饰在纹样的分布上十分讲究装饰面积和装饰部位,崇尚以多为美、以大为美,具体表现为:重女装而轻男装,纹样分布面积大、部位多,施洞苗族服饰纹样分布见表1。

表1 施洞苗族服饰纹样分布

款式	纹样部位	装饰手法	服饰种类
女上衣	肩部	刺绣、织锦	盛装、日常装
	袖部	刺绣、织锦	盛装、日常装
	后领部	刺绣、织锦	盛装、日常装
	前领部	刺绣、织锦	盛装、日常装
	前衣片	铸银	盛装
	后衣片	铸银	盛装
围腰	正中部位	织锦	盛装
	两侧	刺绣	盛装
项链		铸银	盛装
头饰	头围	铸银	盛装、日常装
翘头女鞋	鞋面	刺绣	盛装、日常装
绑腿	绑腿正面	刺绣	盛装
男上衣	腰部腰带	铸银	盛装、日常装
儿童背带	背带正中部	刺绣	日常装
童帽	帽正面	刺绣	日常装

2 服饰纹样的题材及表现手法

2.1 纹样的题材特点

通过深入贵州省台江县施洞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参加苗族每年一次举办的最盛大节日“姊妹节”,近距离观察当地各支系盛装,同时深入施洞镇各村寨,实地观察并记录施洞一带的苗族服饰。通过对服饰上的纹样进行总结与分析,发现在各种服饰中,以女上装的服饰纹样种类最多,纹样的工艺手法也最为多见。施洞苗族服饰纹样题材与表现手法见表2。

表2 施洞苗族服饰纹样题材与表现手法

服饰	纹样	组织形式	工艺手法
女上装	人形纹、动物纹、植物纹、宗教纹、几何纹	适合纹样 二方连续	破线绣、锁绣、堆绣、辫线绣、织锦
围腰	植物纹、动物纹、人形纹、几何纹	适合纹样 单独纹样 二方连续	平绣、织锦、挑绣
绑腿	植物纹	二方连续	织锦
女鞋	植物纹、动物纹	单独纹样	平绣
银饰	植物纹、动物纹、几何纹	适合纹样	铸银

通过整理,对姊妹节上的33件包括女上衣及围腰在内的施洞服饰进行统计与分析,按其所占面积大小排列,依次是动物纹、人形纹、植物纹、几何纹与宗教纹,出现频率分别为100%、63.6%、48.5%、33.3%及18.2%。由此可见,动物纹样是最重要、占比最大的纹样,一方面源于当地苗民和大自然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源于对动物崇拜的宗教信仰。动物纹以苗族纹样的永恒主题蝴蝶纹为主,其次还包括龙纹、凤纹、牛纹、鱼纹、虎纹、青蛙纹等。每一件服饰上的动物纹样或具象或抽象,造型不尽相同。动物纹与其他纹样组合搭配出现,互相衬托组合成一幅画面。值得一提的是,动物纹样多呈复合造型的形态,或为不同动物如牛头鱼身、牛头虾身的复合,或与人形纹复合。

人形纹为占比第二的纹样,主要有3种形式:一种是完整较具象的人形纹,这种并不多见;一种为与动物纹样复合而成,包括人头虎身、人头龙身、或者人头与蝴蝶复合等;还有一种表现形式为在织锦带中以抽象的形式呈二方连续的纹样。对人形纹的重视,充分体现了苗族以人为本的观念。

植物纹以牡丹花、桐子花和八角花为多。牡丹花一般在围腰两侧以具象写实的方式出现,桐子花为施洞所独有,装饰在女性银饰龙凤银角龙顶端,左右各一。而八角花则一般在上衣后领处通过堆绣抽象而现。此外,还包括荷花纹及一些简易花草纹样。

几何纹样来源于生产和生活,它是人们通过自己的抽象思维,对自然界存在的客观事物及图形进行有意识的重新排列、组合、变形而形成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简洁性的纹饰^[5]。施洞苗族服饰的几何纹以三角形、菱形和方形为主,多现于堆绣和织锦带中,装饰在衣饰的边缘,以二方连续的形式组成。

宗教纹样主要位于上衣后领和胸前堆绣片中,以象征吉祥如意的“卍”字符为图案中心,周围以三角形堆绣包围而成,在织锦带中也有所见。

概括而言,施洞苗族服饰的纹样题材广泛,来源

于但又不同于生活;造型形式不拘一格,或抽象或具象,以纹寓意,通过纹样的题材与组成传递着施洞苗族民对生活的观察及愿景。

2.2 纹样的组织形式

施洞苗族服饰纹样在设计上注意造型和章法,常见的组织形式为单独纹样、连续纹样、适合纹样,这些组织形式格局严谨而又富于变化。

单独纹样是最基本的纹样组织形式,结构相对简单,自成一体。施洞苗族服饰的单独纹样,主要用于翘头花鞋上,且多为均衡式单独纹样,没有固定的轴线或中心,图案随性讲究自然美,相较于二方连续和适合纹样,其出现比例较少。

连续纹样分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施洞苗族服饰纹样以二方连续为多,主要见于装饰用的织锦带,常用于衣袖、衣领等上衣的装饰部位,在女上衣、围腰中部和女帽的银饰中最为常见。四方连续在施洞苗族服饰纹样中并不多见。

适合纹样指适合某类外形的纹样组织形式,有均衡式、平衡式、多层式等。施洞苗族女上衣的装饰由不同形状如长方形、正方形和圆形的破线绣片组合而成,因此多为适合纹样,破线绣片的纹样内容以叙述和记录苗族古歌的内容为主,纹样形式多样,包括对称式、独立均衡式、左右式、花边式和封闭式。另外,在银饰及童帽上,适合纹样也多为常见。围腰为施洞苗族服饰的重要款式,其纹样为连续纹样和适合纹样的组合出现,是典型的不同的纹样组织形式在同一部位的组合。施洞苗族围腰见图1。



图1 施洞苗族围腰

总体而言,从组织形式上看,施洞苗族服饰纹样具有和谐美、平衡美与韵律美,充分体现了当地苗民的审美观和高超的工艺技巧,注重艺术与技术的结合。

2.3 纹样的工艺手法

施洞苗族服饰纹样的工艺主要包括刺绣、织锦及铸银,各种工艺各具特色,且纹样的装饰部位不同。

刺绣工艺有破线绣、锁绣、平绣、堆绣及辫线绣

4种。破线绣为施洞苗族女上装纹样的主要工艺手法,主要应用于肩部及袖子外侧。破线绣起源于平绣,是一种需要先将丝线经分破上光处理再刺绣的技法,其纹样题材及造型丰富多变。先独立完成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的破线绣片,然后通过针线固定在上衣的肩部和袖部。锁绣在破线绣片上主要运用于勾勒动植物纹样的轮廓,经锁绣勾勒,纹样更为精致和细腻。堆绣是将上浆后的各色丝绸小方块折成三角形,通过堆、叠的层次和错落,使图案呈现出立体、浮雕的装饰效果^[6]。堆绣主要装饰在女上衣的胸前衣片叠加部位与后颈部正中间部位,同时也装饰在部分上衣的肩部和袖子,以三角形堆绣形成条状装饰。辫线绣装饰部位在上衣的肩部及袖部,不同的刺绣工艺分布部位不同,但位置相对固定。

织锦是苗族的一种重要装饰工艺,施洞苗族服饰上织锦的表现形式主要有2种:一种是织锦带,一种是整副织锦。织锦带多采用几何纹样,主要装饰部位为女上衣衣领到胸前连续一条,部分为袖部。整副织锦的纹样多为连续的抽象人形纹或动物纹,大部分位于围腰中部,两侧则为平绣。施洞苗族女上衣纹样工艺分布见图2,施洞苗族围腰纹样工艺分布见图3,不同的服装部位,采用不同的工艺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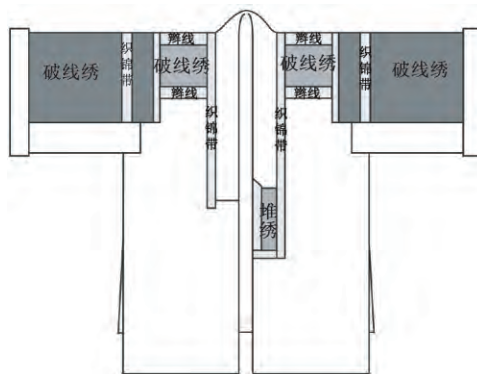


图2 施洞苗族女上衣纹样工艺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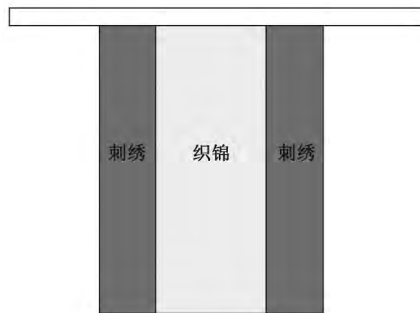


图3 施洞苗族围腰纹样工艺分布

铸银工艺主要通过篆刻、焊接、嵌花、立体花丝等一系列手法完成。铸银工艺除应用于头饰、手镯

等配饰外,在施洞苗族服装的银衣中也以排列组合形式出现,动物纹、植物纹在每一个单独的银片上通过铸银工艺形成。

总之,施洞苗族服饰纹样的工艺手法种类多样,但组合搭配和谐,每种工艺手法都有其约定俗成的装饰部位,在保持整体服饰风格一致的前提下稳中求变,协调搭配。

3 服饰纹样的装饰艺术

苗族服饰是“穿”在苗族同胞身上的“史书”,其抽象化的图案记录了苗族在远古时代的重大事件,具有人文历史题材鲜明、深厚的装饰艺术性^[7]。施洞苗族服饰的纹样通过一系列工艺手法,展现了当地苗民高超的工艺技巧及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独特的美学内涵。

3.1 技术与艺术的高度统一

技术与艺术往往相互依存并以共同的物质形式得以呈现。施洞苗族服饰的装饰纹样,首先需要通过各种手工技术完成,其次以艺术的形式展现,通过技术的表现和完善而不断丰富纹样的形式和内容。

技术表现上,采用繁复耗时的刺绣、织锦和铸银工艺;艺术表现上,是独特审美的纹样造型和色彩,极具表现力的组织形式。施洞苗族服饰的纹样表现出技术与艺术的高度统一,以女上衣纹样的重要装饰——破线绣片为例,从制作材料的选择、纹样的绘制、剪纸、刺绣到装饰,所有过程常由1人完成,服饰上银饰纹样的完成同样如此,由此而诞生了一批技艺精良的刺绣与铸银大师。其纹样的制作技术与美的艺术形式是一种互融和协调的关系,艺术与技术,在服饰纹样的制作过程中完全统一,这种统一不是拼凑,而是二者在制作过程中的统一,是有机的结合与服从。

3.2 不同形式的协调搭配

施洞苗族服饰的纹样以不同的形式组合而成,不同的纹样与工艺协调统一在服饰上互相搭配,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首先,是不同图案形式的搭配,抽象纹样与具象纹样的搭配、面积大小不同的纹样组合搭配,如女上衣袖部,具象的鱼纹与抽象的几何纹搭配,围腰中部抽象的动物纹与左右两侧具象的动物纹搭配;其次,是不同组织形式的搭配,二方连续、独立纹样、适合纹样组合在一个部位,组合构成一个大的装饰;再次,是不同工艺形式的搭配,有时一个纹样中融合了破线绣、锁绣、堆绣等多种刺绣工艺,却毫不突兀。同一件服装中,更是包括铸银、多种刺绣、绘画、织锦、挑、染等多种工艺手法。施洞当地的苗族早已洞

悉不同纹样形式的搭配原理,将不同的图案形式、组织形式及工艺形式融于一体,彼此毫不冲突。

3.3 二次装饰的完美表现

中国少数民族的服装具有双重性结构,其本身以直线裁剪所形成的平面结构为第1层结构,在整体服装造型上以织、染、绣等装饰构成第2层结构^[8]。施洞苗族服饰遵从这种结构,其纹样的载体——服装及织锦呈现平面的结构,而纹样以立体的方式装饰在服装上形成第2层结构。具体表现为:先以刺绣或铸银工艺完成纹样的制作与表现,然后再通过针线的手法,固定在服饰固有的部位。作为独立的纹样,这些装饰精美细腻,作为服饰的第2层结构,又能使原有的服饰更为精致,表现力更强。最为关键的是,刺绣绣片的大小或银片的规格有一定范围要求,其尺寸大小以服装为依据,依服装而绣,最后在服装上固定,与服装协调搭配,充分展现了作为纹样的装饰功能。

3.4 历史底蕴的外在表征

在西南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神话是民族文化及社会心理的折射。人们将历史、神话、传说以及希望记录的一切表现在服饰中代代相传,而图案纹饰则成为记载这一切最好的载体;因此在服饰纹样上可以读到荒古的神话、始祖的业迹、家族的宗谱、民族的历史等内容^[9]。施洞苗族是贵州苗族的聚居地和发源地,其服饰、纹样、民俗都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因此其服饰纹样便自然而然的具有了记录和传达历史的功能。透过苗族服饰纹样,可以看到苗族的文化历史及其对现实生活的美好表达。苗族同胞用针做笔、用线做墨,把他们的英雄史诗刺绣到了民族服饰上^[10]。服饰纹样是渗透生活的艺术,施洞苗族以服饰为载体,以纹样为文本,表达情感、绘制故事。当地人用本支系特有的刺绣及铸银方法,将历史故事绣进或刻进每一种具地方特色的纹样里,这些纹样依托民族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独特的美感及魅力。

4 结束语

服饰纹样,能体现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工艺及技术发展水平,也记录着当地的文化生活习俗,形成本民族的符号。施洞苗族服饰纹样来源于生活,但又不局限于生活,其纹样分布面积大、部位广,纹样题材多样,组织形式严谨富于变化,工艺手法精致。透过纹样不同形式的协调搭配和艺术与技术的统一,传达着以纹样为载体的历史底蕴。本文通过对施洞苗族服饰纹样装饰艺术的分析,对理解当地的民俗文化和民族技艺,进一步掌握不同民族间的服

饰智慧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刘秋霖. 中华吉祥纹样图典[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 [2] 曾元春. 民族服饰纹样的符号表达[J]. 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 28(2): 98-100.
- [3] 杨正文. 苗族服饰文化[M].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8.
- [4] 王微, 刘锋, 叶亚军. 教育人类学视角下的施洞苗族服饰图腾研究[J]. 民族艺术研究, 2016(11): 129-137.
- [5] 梁惠娥, 胥箐箐. 中国传统服饰中的几何纹样及其艺术魅力[J]. 艺术百家, 2010(7): 185-187.
- [6] 曾宪阳, 曾丽. 苗绣[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
- [7] 陈默涵, 李佳成. 苗族服饰图案的装饰艺术特征初探[J]. 大众文艺, 2011(1): 76-87.
- [8] 赵明. 直线裁剪与双重性结构: 中国少数民族服装结构研究[J]. 装饰, 2012(1): 110-112.
- [9] 许凡, 吴秋英. 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的精神显现[J]. 纺织学报, 2007, 28(10): 95-99.
- [10] 田永国, 罗中玺, 赵斌. 贵州近现代民族文化思想研究[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139.